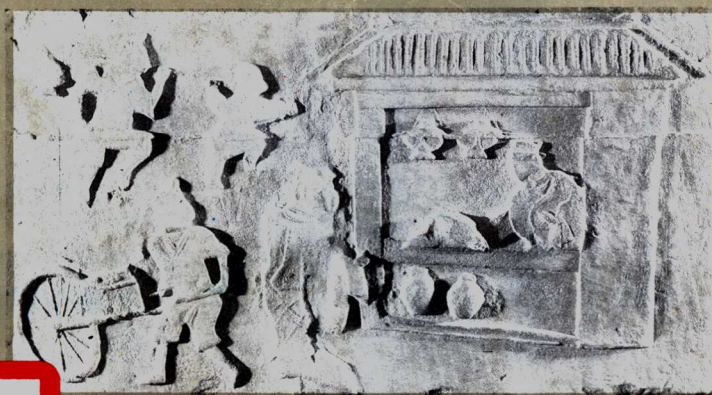


劍南春史話



426.8
332



巴蜀書社

劍南春史話編寫組

劍南春史話

● 四川名酒史志丛书 ●

责任编辑：刘仁清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式设计：林建

摄影：郭小明

张德重

英文提要：袁德成

剑南春史话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3 插页 1 字数 36 千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10329·46 (铜版纸) 定价：3.00元

ISBN 7-80523-047-1/I·19

《四川名酒史志丛书》编委会名单

顾 问 何郝炬 管学思 宋锡仁 王文才
朱佩君

主 编 段文桂

副主编 邓兆祥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邓兆祥 王 炎* 刘仁清* 刘成阳
刘业荣 冯永宽 邹祖贵 杨发东
周启堂 徐明国 施 维 段文桂*
袁承禧 袁庭栋*

(后有*者为常务编委)

出 版 说 明

四川名酒在中国酒类生产和酒文化发展史上地位显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四川酒类逐步形成了以五粮液、泸州老窖大曲、剑南春、全兴大曲、郎酒等五大“中国名酒”为代表的名牌酒系，显示了四川酒业发展的雄厚基础和广阔前景，也展现出四川酒文化深厚的历史内涵。

在全国文化研究蓬勃开展和四川酒业生产大发展的形势下，巴蜀书社结合自己的出版方向和特点，决定编辑出版《四川名酒史志丛书》。这套丛书，是全面介绍四川酒类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勾勒名酒文化演进的概貌与走向的系列出版物。它包括“名酒史话”、“地方酒志”、“四川酒业史”三大部分：

“名酒史话”以四川五大国家名酒为基本对象，兼及荣获中商部金爵奖以上的其它四川名酒，用史话形式

分别介绍其历史渊源、传统工艺、风格特征、现状与未来。原则上“一家一种，单独成书”；

“地方酒志”乃地方志之一种，兼具地方行业志性质，拟收地区（市）以上优质名酒之简史若干，着重介绍其历史传统、现状发展和所具特色；

“四川酒业史”为研究四川酒类生产历史与四川酒文化演进之学术性专著。

本套丛书的编写，既注意从历史的角度全面介绍四川酒业发展的轨迹，也注意从酒文化的层次上开掘四川酒文化的丰富内涵。它的出版，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开拓眼界，了解川酒，认识川酒。同时，对于搞好四川名酒建设，深入开展酒文化研究，也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套丛书由丛书编委会统一规划，组织力量，安排编撰出版工作。每种专书的编写，一般以素有专长的学者、研究者、编辑及地方有关领导为主，根据需要吸收了个别地方志、行业志的编写人员及有关厂家宣教人员参加。

《剑南春史话》为本套丛书“名酒史话”之一。它的编辑与出版，得到了四川省酒类事业管理局、四川省绵竹县委、县政府、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四川省剑南春酒厂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曾令鑫、李邦宁、乔天明等同志参加了本书资料整理和送审稿的文字撰写工作。书稿送审后，丛书编委会组织专人进行了加工和改写，并由编委会和丛书顾问最后审定。

鉴于编写《剑南春史话》是一项带有一定开拓性的工作，加以我们经验不足，时间仓促，而本书又成于众手，其疏漏和错误一定不少，谨祈读者教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四川名酒史志丛书》编委会

1987年5月

目 录

漫长的路.....	(1)
绵竹酒的滥觞.....	(1)
“剑南之烧春”	(5)
蜜酒与鹅黄.....	(7)
“绵竹大曲”.....	(14)
“芳名不愧小成都”.....	(17)
百里闻香，天下知名.....	(20)
奇山异水.....	(23)
题外的话.....	(24)
“生态圈”.....	(26)
水的传说：诸葛井.....	(30)
水的传说：王妃溪.....	(32)
赞美自然.....	(36)
剑南春风格.....	(41)

纵横借鉴.....	(41)
成功的秘诀.....	(45)
好! 剑南春风格.....	(49)
酒乡风情.....	(54)
酒中的画.....	(54)
酒也能治病.....	(61)
饮酒有学问.....	(62)
美酒不可无肴.....	(64)
酒器添雅趣.....	(65)
酒令助兴.....	(66)
无时无酒.....	(67)
酒联有深意.....	(71)
黄金时代.....	(73)
“开篇”.....	(73)
万紫千红.....	(75)
不是尾声.....	(80)

漫长的路

- 名酒剑南春的诞生，孕育了两千四百年之久；一部“剑南春史话”，便是一部绵竹酒文化史。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河，悠远而辉煌。跟它那“天地涵容百川入”的伟大气象相比，中国的酒文化只是细流涓涓。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酒文化却不曾枯竭过。因为有象绵竹“剑南春”这样的分子，组成它那令人惊羡的系列，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发展、生存……

四川省绵竹县——中国名酒“剑南春”。

这部《剑南春史话》，要告诉人们的并不只是激发幽思的历史回声，而是绵竹人创造的一部延续了两千余年而愈益光彩四射的酒文化史。

绵竹酒的滥觞

“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

从中国酒文化史的总体考察，作为这一特殊文化的

物质载体——酒，确实不是由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期的天才发明。它是经过长期劳动实践的结果。人类的祖先，最初曾发现食物成“酒”的“酒化”现象。中国的古典文献中，如江统《酒诰》、周密《癸辛杂记》、元好问《蒲桃酒赋·序》、刘祚蕃《粤西偶记》，都有过关于米饭、山梨、葡萄自然发酵成酒的记载。而《淮南子·说林训》所谓“清醢之美，始于耒耜”，指出美酒的产生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关系密切，则已经可以看作是关于酒的起源的正确解释了。从发现“酒化”现象之后，人类又不知经过怎样漫长岁月的生产、观察和总结，才逐渐开始了有意识的造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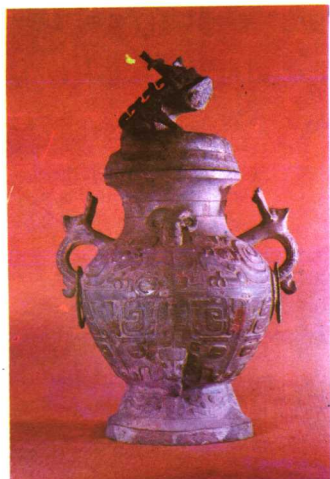
绵竹酒的起源，至今还没有确切的实证材料，恐怕永远也没有必要去寻找这样的材料。但是，绵竹酒的出现，却有隐隐的历史灰线可寻。大约距今二千四百年左右，我国春秋时期，今天的四川正是当时巴、蜀两个部落的居地。先民们的生活，自然是过得相当艰难困苦的。但在繁重的劳作之后，他们也拥有一种渴望精神上的愉悦和振奋的要求，以及实现这一愿望的物质精品——酒。下面一首巴族的民谣，便分明提到了它：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

旨酒嘉谷，可以养父。

野谷阜丘，彼稷多有；

嘉谷旨酒，可以养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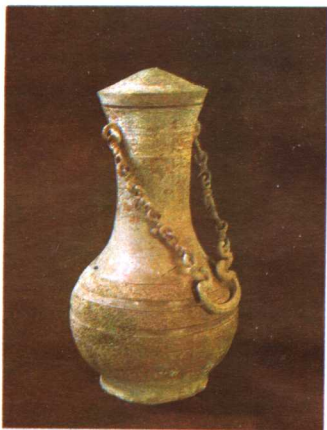
铜 罍

这首民谣载于《华阳国志·巴志》。它从侧面反映出巴族人民，在丘陵和平坝相连的土地上，收获了黍谷之后，又欢天喜地地酿出了“旨酒”。与巴族相邻的蜀族，本来也属于巴蜀文化系统。他们的文明发展和酿酒历史，想来也不至后于巴族。而今天的绵竹县境，正是蜀族部落的重要居地。《华阳国志·蜀志》

记载，绵竹是蜀族翘楚。这里得天独厚，农业发达，产品颇为丰富，生活环境也相应平和安定。因此，可以推想，蜀族人对于精神生活与物质享受的追求，当跟巴族人一样迫切，他们酿酒的条件，或许比巴族人更加优越呢。

当然，这种推断也不是无中生有。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件铜绿斑然的古代文物——铜罍和提梁壶，作为历史文化的遗存，让人想见古绵竹酒文化的风貌。

这两件铜器出土于1979年，地点是绵竹清道乡金土村。因从春秋时期蜀族独有的棺木——船棺中发现，故显然是随葬品。经文物专家的共同鉴定，这铜罍和提梁壶，实际上是古代蜀族人的盛酒容器，距今已有二千四



提梁壶

百余年。它们得以重现人间，起码可以证实以下两个重要事实：

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甚至更早，包括绵竹人在内的古蜀族，便已经能够酿酒了。因为从人类开始自觉的酿酒，发展到生产酿酒以致饮酒的专用器皿，无疑需要相当长的文明过程。

二、现存的铜罍上，刻着线条流畅的蟠虬纹和蟠螭纹，装饰性很强，制作十分精美。古代绵竹人使用这类精致而带有某种装饰性的酒器，体现了古蜀族注重形式美的心理，与中国人后来“美酒须美器”的审美观念发展相一致，而且构成了古代绵竹酒文化丰富的内涵。看来，酿酒与饮酒，远在二千余年前便同绵竹人最初阶段的精神文化结合在一起了。而正是这种结合，为绵竹酿酒的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

“剑南之烧春”

自汉迄唐，绵竹的酒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对于这一过程，虽然今天已不得其详，然而，从司马迁记录下文君当垆的佳话，从汉武帝始行酒榷的措施，从绵竹近邻——彭县、新都所出土的东汉酿酒画像砖（残石），到三国时绵竹守令张嶷以酒诱斩张慕的故事，《晋书》所载李特置酒绵竹、结好罗尚的史料，都可以使人触到绵竹酒文化发展的脉动。这种绵绵不绝的时代脉动，终于孕育出了绵竹历史上第一个流誉华夏的名酒——剑南之烧春。

“剑南之烧春”，又可称“烧春”。它并不专指绵竹美酒，而是当时对产生在今天四川中部地区的“蜀酒”的一种泛指。因为“剑南”指“剑门关之南”，本是唐代所谓“剑南道”的省称。但是，绵竹作为当时剑南道属下的酿酒大县，它的醇酒，无疑是不能够排除在“剑南之烧春”这个盛名之外的。只有用这个观点去认识绵竹酒的历史发展，我们才可能发现绵竹以及四川酒文化演进的轨迹。

剑南之烧春，产生在政治长期稳定、经济十分繁荣、文化空前昌盛的盛唐时代。唐宪宗后期，李唐王朝的中书舍人李肇，在撰写《唐国史补》的时候，就津津有味地把“剑南之烧春”列入当时天下名酒之列。而在这些

名酒中，象乌程的“若下春”、茱阳的“土窟春”，早在晋代便已享有“浮蚁星沸、飞华潏接”的美誉。比起荆南、豫北的名酒来，剑南烧春确乎只是酒林新葩。然而，就其影响而论，它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决不在那些老牌名酒之下。在当时，不知震动了多少唐人的心！杜甫在《戏题寄上汉中王》诗中就热情地称颂“蜀酒浓无敌”，希望净扫庭园，以博一醉。而当时另一位诗人雍陶，在成都饮到这种“烧酒”，更是兴奋不已，表示要长醉蜀中，连长安都不愿再去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旧史记载，唐大历十四年（779），德宗皇帝李适坐在长安大明宫的龙椅上，曾经郑重其事地面谕朝臣，要他们把对剑南烧春是否上贡的问题，当作一桩国家大事来讨论。当年朝廷议酒的具体情形，今天已无从知晓了。然而，剑南烧春在当时朝野所引起的激动，却应该视为古代四川（包括绵竹）酒文化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苏东坡说过：“唐人酒多以春名”。他无疑是对的。因为唐人留下的文字里，就有这样一些名号：金陵春（见李白诗）、竹叶春、曲米春（见杜甫诗）、抛青春（见韩愈诗）、梨花春（见白居易诗）、若下春（见刘禹锡诗）、石冻春（见郑谷诗）、土窟春、烧春（见《唐国史补》）、松醪春（见裴铏《传奇》）。把酒雅称为春，自然包含了唐人对酒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和美的认识。但若从酒文化的角度看，则可以说，剑南之烧春，就是剑南之烧酒。而一个

“烧”字，很能概括唐代蜀酒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蜀酒浓无敌”（杜甫诗）的“浓”，“自到成都烧酒熟”（雍陶诗）的“熟”，“气味浓香幸见分”（杜甫诗）的“浓香”，“卓女烧春浓美，小檀霞”（牛峤词）的“浓美”。总之，包括绵竹酒在内的“烧酒”，酒度较高（“浓”）、酒体较醇（“熟”）、气若花郁（“浓香”）、色似檀霞（“浓美”），风格特点很近似于后世的白酒。在唐代，它之所以能够赢得唐人的惊羨和称誉，就在于它的这种别树一帜的“酒品”。这种特殊的品格，对于酒文化的发展而言，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蜜酒与鹅黄

如果说，“剑南之烧春”在唐代还只是一种泛称的话，那么，时至宋代，绵竹的酒则有了自己的专名——蜜酒与鹅黄。而考其由来，则有许多文坛佳话在其中呢！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曾写过一首《蜜酒歌》（并序），记录了他和“西蜀道人杨世昌”之间一段有关绵竹酒的趣闻。

杨世昌是绵竹人，住在绵竹武都山的仙观里。从当地的民间传说中，料想他虽已出家，却未彻底“超尘”。尽管胸怀旷达，毕竟不曾忘忧。当时武都仙观里香火甚旺，杨道人也很有点儿余资，不象当年李白在江油“解貂赎酒”的窘困。他常常置酒石室，自斟自饮。只是这个杨世昌口味与众不同。他躲在山麓的君平庄潜心研究，费时三载，终于酿出了不同凡响的“蜜酒”。元丰五年（公

元1082)五月，杨世昌到黄州东坡雪堂作客，居留数月之久。苏轼曾书一帖，称赞杨世昌“善画山水，能鼓琴，晓星历，通知黄白药物，可谓艺事矣！”苏东坡还在一首诗里写道：“不如西州杨道士，万里相随只两膝……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在与这位多才多艺的同乡人相处的日子里，谪居黄州的苏东坡顿生“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之乐。其年七月与十月，苏东坡跟杨世昌携酒带鱼，两游赤壁。他们徘徊于江岸，放舟乎中流，心悦神往，情好日密。就在那些美好的日子里，苏东坡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赋中所谓“客有吹洞箫者”，指的便是这位通知黄白、善识音律的道家朋友杨世昌了。而杨世昌则把他费时经年、潜心研制的“蜜酒”秘方赠与苏轼，或许是要让深谙酒道的苏东坡永远记住他们之间这段铭心难忘的友情吧！

苏东坡当然没有忘记杨世昌的慷慨赠与。为了答谢杨世昌，他特地作《蜜酒歌》以记其事，并在诗前小序中坦怀深情：“西蜀道人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醪。余既得其方，作此歌以遗之”。今天的绵竹人应该感谢苏东坡，因为这首诗和序不仅记录了苏、杨当年的感怀和友谊，也保留下了宋代绵竹“蜜酒”的酿造细节和酒体风格：

珍珠为浆玉为醴，

六月田夫汗流泚。

不知春瓮暗生香，